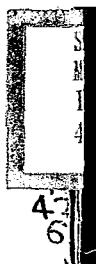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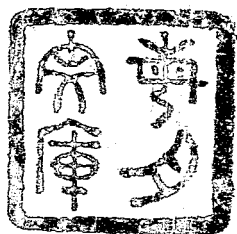


第三百零三

元正



116
I247.7
401



3 2173 1155 8

第三百零三個

每月文庫：一冊之八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鈔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第三百零三

第三百零三個（短篇創作）

序

第三百零三個	一
海水的厭惡	一三
四層包圍圈內的黑點	二五
母反舌鳥	三五
寂寞的哨兵	四三
曹芳華	五一
手的故事	六三
誰是羅亭	七七
第十一及第一	八七

政訓員
後記

序

陳紀澄

這本集子所包括的文章，大部份是曾刊在大公報的「戰線」版。我叨了編者地位的光，這些文章大部份都是我最先讀過的，作者本人也是我比較熟悉的，所以我敢貿然在這裏寫幾句話，其理由是如此而已。

作者已在後記中說明他的寫作志趣和幾篇構成的經過，關於這，我不想再重複，但我因為重新讀過了他這幾篇文章，也發生了幾點小感觸，想寫出來，以作這本集子的插曲。

第一，抗戰後的文藝作品，由於現實的限制，一切不時代化的材料都被揚棄了，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則是血與火的交織，英勇悲壯與荒淫無恥的畫面。光明的越光明了，反之，黑暗的越黑暗了。這一切則是說明，在這偉大時代，「是」與「非」的分野是非常清楚的時

代，給我們文藝創作不少幫助和便利。

第二，但由於個人生活範圍的窄狹，政治素養的缺乏，作者們往往會限制於一個單純事物的描述，而忽略了或不能有更大的，更深刻的認識，而遂有偏重一種材料的採擇。我以為這不但是初寫文章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老於寫文章的人也同樣把握不住。所以我們這輩寫文藝作品的人應該加緊認識政治，並要學習政治。一句話，要向深而寬的方面擴展我們的生活。

第三，抗戰後，兩年多的時間內，青年作者的作品是有光明的表現的。值得我們欽佩和讚揚。這些成果充分說明青年對於戰爭的敏感，同時也奠定了新中國文藝的堅固的基礎。第四，有人苛責抗戰小說的不健全，以及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是事實。但似乎也不能一筆抹殺短篇創製中也有較好的作品這事實。

以上算是幾句題外話。這本集子中的「第三百零三個」一直到「政訓員」，空間包括前方後方，時間包括了兩年。從敵人到自己，從光明面和黑暗面，都有所攝取，而他用一致

的手法，篇篇都能描寫入微，大概每個讀過他的文章的人都有此感覺；尤其是他那股綿綿的情感，常常在每篇文章上顯露着。

論技巧，他這種心理描寫是很值得注意的。高爾基先生說：藝術家是心靈的技師。每位作者除了找得對象作為文章的主體外，而最不應該忽略的是尋求典型，製造典型，此外便是心靈上的刻畫。讀了他的「第三百零三個」與「海水的厭惡」令人頗有側重心理描寫之感。

我以為這本集子特別應該送給日本善良的大衆去看，因為，在他們的軍閥瘋狂地進行侵略戰爭的過程中，他們很少看見另一方面的文章，特別是佔在自己方面寫的作品。布德在這裏有幾篇文章，完全是用第一身寫法，刻畫出種種慘痛的形態，恰是為他們自己的寫照。

另外我替他解答一個小問題，就是「第三百零三個」內中的時間問題。因為有人懷疑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怎末會糟踐那麼多的女人呢？故事是否捏造哇？是的，有人因為這一

點會對這篇故事的描寫表示過不信任，其實像文中所舉出的宣撫班以及營妓，現在在戰區仍在活動着，請問那些女人是那裏來的呢？不都是他們的同胞姊妹嗎？至於時間，據說是根據吉田的日記寫的，容或他所記的數目時間不合理，罪惡行為有些「誇大」，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一點就可以抹殺他不會遇見他的妻子而發生慘劇的事實。

成！
布德的作品是從烽火中鍛鍊出來的，我盼望他更要努力，使文章與祖國抗戰共同長

第 三 百 三 十 個

〔題記〕最近有一個從揚州出來的朋友偶然談起，說有一個日軍因為婦女慰勞所里發現有他的妻子結果和他妻子一同死了。能夠勇敢地死，也許便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是，死並不能阻止日本軍閥的狂暴。無數的吉田呵，無數的慧子呵，起來！舉起你們自己的臂膀，把日本軍閥打倒吧！

這一天「徵發」的成績不佳。瘦西湖喇嘛塔上的陽光，眼看得馬上將溜走了，而吉田三太郎還只到手十八隻雞，五十多斤山芋，想着營帳裏有那樣多貪饞的嘴看到這寒愴的收穫，一準要埋怨他無能時，他要感到恥辱而且不安。他不是不記得從懷來、涿鹿那一帶北部支那的貧窮區，幸田島一還能每天抓來十三四隻雞和大擔大擔的葡萄，供十一個伙伴大嚼，相比之下，吉田又怎能否認自己的無能呢？因為所有留駐在揚州的伙伴們是全明白

的，他們的部隊如今正紮在支那最繁榮的區域。他自己也不是不明白，揚州曾經是自己怎樣憧憬過的都市，研究支那文學史的叔父前年還和他談到「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句和支那人的感情；揚州曾經是一個怎樣富有詩情畫意的城！為什麼在過去曾經那樣繁華過來的都市，如今「徵發」的成績還和懷來、涿鹿一樣可憐呢？不是吉田無能是什麼？三兩兩倒着的死屍使吉田省悟了，不是自己無能，實在是今日的揚州太荒涼了！運河不時載着死滅的支那人滾滾流過，瘦西湖裏也滿是死人，揚州的人差不多好像完全死滅，白天人可以看出得見耗子在屍身上做家，揚州也實在只好算是死之城市。

可是，這麼說卻又不是的，吉田明明看見有一個人影跑過街飛進離自己不遠的大屋去了，那樣輕捷，那樣窈窕的影子，不是女人是什麼呢？「一定是，」吉田心裏無端起了火，像飛那樣的跳近去敲那扇閉着的門。

事實的教訓告訴吉田，支那女人是不會親自開門來迎接他們的，要怎樣破壞那扇門

的本領，吉田可最熟悉。到支那雖然僅僅兩三月的時間，卻不知有多少門多少女人壞在吉田手裏，他的眼睛比警犬的眼睛還要敏捷，只那麼滴溜溜一轉，馬上便在一架木廚下發現那個剛在街上跑過而看來年紀還不滿二十的「花姑娘」了，如同抓一隻雞那麼容易，吉田抓住她。這兩個生長在不同的國度裏的人語言是完全隔閡的。但彼此都明白彼此要做什么。看到吉田發紅的眼睛，姑娘悲哀的請求了：

「老爺，饒饒我，今天老爺是第七個……」

吉田是完全不會明白這些話的意義的，可是，就是這些話卻使吉田更為惱怒，吉田的記憶頂清楚，他記得：有一次就爲了答應一個支那的青年婦人的請求，說是叫吉田的伙伴們每人都守候一個房間，她再按次到各房中來，以免當衆出醜，結果，除掉吉田自己，八個伙伴就有七個遭了那女人陰險的毒害；想着這悲痛的記憶，吉田簡直憤恨得難說，他要爲死去的伙伴復仇。有什麼話說呢？那個可憐的姑娘被推倒在地上了，第七個？誰管你一天七個八個，一切日本皇軍是不會知道人道正義是什麼的。

「輕些，放輕些，老爺……」姑娘起初掙扎着，哭着，但後來漸漸斷啞了，輕了，更輕了……不是姑娘變得馴服了，而是姑娘死了。看到這樣的情形，只能使吉田更加冒火，只輕輕一揮動銀亮的刺刀，那姑娘隆腫的小腹上便是一個窟窿。一個窟窿算得什麼？吉田嘆息着：「支那姑娘有白膩的皮膚，只可惜不中用」便踢開走了。真是戕害一個未滿二十歲的支那姑娘算得什麼呢？就在吉田日記簿上依照他自己的統計，到昨天爲止，就有兩百九十七，而幸田則比他還多全部的三分之一，就把今天的數目也算進去，最多也不過三百零二。三百零二這數目還不是和他今天「徵發」的成績一樣可憐？

而且，誰又能知道吉田近來苦悶的心情呢？吉田曾經是一個仁慈的人，可是戰爭使他離開了妻子，離開了祖國，他看見多少伙伴死在血泊裏，生命真是一根鵝毛。血又有什麼可怕呢？如今吉田是在血海裏經過長距離游泳過來的人了。戰爭使吉田變成了殘酷。可是，即使是一個最殘酷的人，也不會完全被抹煞天性的。吉田他懷念他的妻子慧子，懷念「淺草觀音堂」紅色的帳篷，藍色的帳篷，紫色的帳篷，懷念小小的櫻花的夢。慧子一定變得更爲

寂寞而歡喜悵了，淒涼的「下獄」常此地敲響長階吧？孩子也許知道如何使用語言了，但孩子怎會知道爸爸卻在遼遠的異國？想着出征時慧子握着五色紙條時蒼白的面色和自己「保重自己，孩子的事情是託給你了」的贈言時，誰又能寫得盡吉田心中的幽怨？為什麼要戰爭呢？知道戰爭又要到什麼時候結束？既不被乾脆的派到前方去，在揚州，游擊隊又出沒得如同狡兔。沒有眼淚是不能流下去的，他想着渡過運河時有疲極的瘦馬喝着泥水，廣島斷了胳膊還嚷着痛趕路……而且，糧食的接濟爲了游擊隊的騷擾一天比一天更難，每天差不多全靠「徵發」，靠「徵發」能支持到幾時呢……

唉！究竟爲了誰非慘苦到這樣不可啊！

還能再想下去些什麼呢？沒有什麼好想也沒有什麼時間好給吉田想了，吉田已經走近他營門了，喇嘛塔上最後一點陽光也正在慢慢地飛上天去。

汲水的，燒雞的人全來了，大家搶着做，也大家搶着吃，營地成了戰場。喝着發下來的太陽牌啤酒，雖然軍營裏爲之生色不少，但任怎麼說，吉田總是憂悵的，總想早點回家去，回到

慧子的身邊，讓慧子嫩白的手臂擎着黑色的鷄尾酒杯送到自己的唇邊來……

何等甜蜜的想像，何等苦痛的回憶呵！吉田幾乎把大滴的眼淚跌進杯中，於是，沈默在一旁的川島帶着友誼的憐惜開口了：

「又想慧子，何苦用愁苦束縛自己呢？我勸你到慰勞所走走。」

慰勞所是新由東京遣運來供皇軍取樂的婦女，現在正在綠楊旅館住下。高興稱日本婦女勞軍慰問隊是比較漂亮的說法，否則，說是妓館又怎好算錯？那裏面究竟有多少大和民族的女兒雖然弄不大清楚，但總之，把那些婦女分號居住那是事實，每個房間都標明號碼，每個房間也都有婦女守候着尋取歡樂的皇軍來。只要是皇軍，無論誰，只要在進口處抽一支籤，便可到籤上寫明號碼的房中去取樂。吉田有意無意的和川島等踏上了去綠楊旅館的路，喇嘛塔上最後一瞥陽光也早已飛上天去，剩下來是昏黑，稀散的是星光，夜。

到慰勞隊所時，一進門便望得見檯上矗立的籤筒，四支籤把他們完全分散了，屬於吉田的一支寫明房間號碼是「十六」。

十六號藍色的房帘靜靜垂着。一個日本的青年婦女吐着不勝嬌媚也不知是不勝厭倦的眼色歡迎吉田進去。

房間的陳設是極其簡單的，除掉床帳桌櫈還有什麼呢？只有一朵株籐花供在紫色的窗幔下。

只要掀起紫色的窗幔，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十五號房裏一切人的動作，要不是隔着一扇窗，十五十六兩號原只好算一個房。

看到紫色的窗幔下快近凋謝的株籐花吉田一進門就靜默了，離開吉田的慧子憔悴的臉色，應該也像憔悴的花顏了。已經有一個多月不見慧子懷戀的來信了，知道她們又在如何過活呢？孩子又不知怎麼？提到自己嗎？在支那三個月來的生活是自己也怕提起的生活，想到出征時那些長旒的旗幟，還親切如在眼前，吉田比在營裏還悵鬱了起來，呆站在一旁的那個青年婦女是無從知道吉田的心事的，沈默佔領了整個房間。

透過紫色的窗幔風把十五號房中的笑話輕輕送過來：

一個皇軍的聲音：「你離開東京多久了？」

另一個聲音輕輕而嬌脆，顯然是女人的：「算來也快近兩月。」

「在東京住在什麼地方呢？」

「宮前町。」

「你沒有丈夫嗎？為什麼丈夫肯讓你出來呢？一定是他不愛你……哈哈，可是我倒愛

你……」

「丈夫三月前被徵調到了支那來。」

「也沒有孩子嗎？你看我替你養……」

「有一個還不滿一歲的孩子，可是，等我到支那還不滿一個月，媽卻有信來說孩子因為斷乳死了。」

皇軍的聲音變得帶有同情的驚詫了：「死了？告訴你丈夫沒有呢？你丈夫在……」

「起初在第五師團司令部，後來就……」

笑語再繼續下去不久，女人便似乎悲傷而沈默了，皇軍還在旁打哈哈，要女人再給他一個更長的吻，嚙一下舌頭。這時候，可沒有人留心十六號紫色的窗幔在吉田顫抖的掌握中完全被掀開了。

對於我們最熟悉的人，我們只要聽到他聲音便能知道是誰，靠着各人音色的不同，我們可以聞聽辨別出各人來。有那個人能夠說吉田不熟悉慧子的聲音呢？是曾經養過一個小孩的一對情侶呵！

從窗眼中望是那十五號房中被另一個皇軍擁抱着的不是慧子是誰，那淡淡的眉毛，額下一粒淡色的硃砂痣！

吉田想不到在支那曾經姦淫了三百以上的女性，這回竟幾乎姦淫到自己的妻子，有什麼話說？自己在支那過的是魔鬼的生活，而軍部是這樣無人道的處置出征將士的家族。在人道正義下他完全省悟過來了，開始懺悔用刺刀戳死被自己強姦過的支那婦人的不該；做個虔誠的佛教徒啊，來贖取自己如山的罪惡吧！

可是，隔壁的笑聲又透過窗幔來了，有什麼辦法呢？窗幔又被吉田掀起的那麼大。男的聲音：「怕什麼痛，哈哈，再來一個……」

女的似乎是哭泣的聲音。

憑什麼不叫吉田不有發紅的眼睛呢？就在隔壁這一個房間另有一個皇軍正擁抱著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就是吉田所永久懷戀着的慧子。

而且，說的一切話吉田是完全聽到的，孩子死了！生命是什麼呢？希望是什麼呢？死，一切只有是死，一切只有毀滅！

完全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那樣的，吉田用着畢生的精力突過那一扇窗戶，從那個皇軍手裏奪回慧子來。

「吉田！是你那張上野的留影呢？」女人起初是驚訝，過後卻較為沈靜了。

「照片在這兒，孩子死了！」從貼身的內衣袋裏取出三月慧子在上野攝的半身照，吉田完全用流淚代替語言了，上野的櫻花還鮮豔如同昨日，而和櫻花那樣鮮豔的慧子呢？

……誰敢再想下去這可怕的生活呢？這比惡夢還要兇惡的生活……一滴一滴的眼淚滴上照片去，而這恥辱的生活是連眼淚也洗刷不盡的。

沒有更多的話，吉田和慧子僅僅只有一個短時的擁抱，便一齊把頭有力的撞擊着牆壁。

血出來了。血幾乎是噴出來的，牆壁上到處都是，桌上，床上也是。血的債是要償還的，一切曾經用別人的血灌溉過自己的生命的人到頭來也必須流血。自然那十六號房中的青年婦女對這突發的事變更要驚駭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使人感動而會落淚的，僅僅是這悲劇的本身，以後的事情誰高興管呢？好在十五號房中的皇軍如今是明白了：是戰爭使他的伙伴變成殘酷如同魔鬼，是戰爭使他的伙伴妻子變成妓女，是戰爭使他的伙伴的兒子死了！……無數的伙伴，無數的同樣悲慘的命運啊！誰發動這戰爭，為什麼發動這戰爭呢？

（八月四日脫稿於四川北碚）

海水的厭惡

（假定這是一個日本士兵寫的故事）

你歡喜看海上起伏的浪濤嗎？那是海的言語。永遠無盡止地一朵浪花蓋一朵浪花，海水鬱積的，憤怒和歡喜的傾瀉誰知道呢？

有一天，追悼陣亡將士祭禮完畢的時候，月光正替蓋滿綠蔭的小徑繡好挺精緻的圖案，我們十五個人用沈重的步伐踱到黃昏寂寞的海邊。

海在輕輕翻着浪，海也在輕輕吐着親密的細語，看見過海上兇惡的風暴過的人會咒詛海像一個魯莽漢，但知道有沒有人在月夜看過靜靜的海呢？在月夜，靜靜的海猶如一個含羞的少女，她有着閃亮的牙齒。

我們太歡喜海了。在沙灘上我們徘徊又徘徊，月是那樣明，而夜又是那樣寂靜。想着昔日那些活躍的伙伴，如今死了，每人只截下一隻手指或者一塊頭骨燒作骨灰，想着無數的屍灰包，無數的屍灰的親屬，以及淒涼的祭禮……十五個人都沈默着，讓苦痛嚙着自己的心坎。我獨個兒俯身下來借星光檢着貝殼（這一切太像故國熟悉的海岸。）噙着眼淚度過了最艱難度過的時間。那時候我心裏鄙棄着生和一切，僅僅爲了要捨棄恐怖的戰爭。

可是，慢慢的有一個聲音從海上騰起來了，我仔細的留心聽到好多次，聲音輕而飄逸，又彷彿含着沈重的幽怨；好容易我纔知道說話的是海的靈魂。

「你也想來嗎？不幸的，我厭惡你。」話好像是對我說的，起初我怔了一下。可是，後來我變得歡喜了，我歡喜海水給我的新的名字。是的，我是不幸的，我丟掉了年輕的妻，初生的幼女和母親的衰老不願，獨個兒遠征到異國來。而如今，長江兩岸的戰事正一天比一天緊張，運來的屍灰實在太多，礮火在等待我去毀滅。我厭惡戰爭，但我卻被迫將死在戰爭裏，有什麼話說呢？我究竟活着爲什麼來？對着那樣寂寞的黃昏的海，我真憶念那我熟悉的海岸，我

的家，以及年輕的芳子。我將怎樣想下去呢？如果我有一天也化做屍灰，而芳子仍依舊每天在渴望我歸去……

我開始想到死是遲早必然要來的，但現在我有從容考慮的自由，難道我不能選擇另一種死法？人到絕望的時候會想到宗教的，我記起了聖經上有一句話：「我便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於是，我冒昧的回答了：

「爲什麼你要厭惡我呢？我是願在你懷中解脫不幸的人。」

「到我懷裏來，你將使一切你親切的人感受不幸了，走開去吧，不要這樣年青便想着死。」

使一切我親切的人感受不幸，我又怔了一下。海水的話是對的，我想念芳子，知道我死後芳子將如何呢？還有母親衰老的日子……

對的。走開去吧，十四個同伴正在一旁望着遠方故國熟悉的海岸，加入他們一夥兒談笑吧，我不想這樣年青便死，年青的生命是最華麗的生命。

有誰願意丟棄年青華麗的生命呢？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只是，有些事情誰料得到，我想不到十四個伙伴在一旁興高彩烈的談笑，竟是關於死的嚴肅的爭論。

我雖然事先沒有參加這一個辯論，但我卻發現和我同樣的意見，正被有力的一方堅強支持着，有八個人不贊成死，八個人都和我一樣年青，都和我一樣顧慮着家小。

有誰願意拋下自己親愛的家小呢？

辯論的激烈真猶如一場戰爭，我們兩方都堅守着自己成見的堡壘，各自用比礮火還厲害的言語有力的攻擊對方。

一分鐘，兩分鐘，論爭均勢的過去了，十分鐘（一個好持久的時間）我們的陣地開始動搖了，川島一句話比礮火還要準確瞄準了我們心上的要害。

「誰沒有父母妻子呢？對於我們，死是必然要來的，如果我們一死能指示千萬的有父母妻子的人以一個真理，使他們不致賡續的鑄成不幸，那不是比死於戰爭更好？不要把生命看得比自由還重，有好些事情，只有我們死了，纔可自由談論。」

一個偉大的任務：我們捨棄了自己的父母子女，可使千萬個人不致捨棄他們的父母子女。十五個人一起沈默了，來往我們心中的是崇高的熱情，苦難的十字架，和喜悅的和平。

爲了拯救千萬個人，爲了拯救千萬個人的家屬，我難道不能夠捨棄芳子的眷戀嗎？不，我能夠的。因爲十四個人全能夠的。我從他們的目光中尋到了一致的答復。

我看看海，海依然在輕輕翻着浪。他說厭惡我們，但一點厭惡的表情都沒有。

十五個人都在身邊謹慎的佩好了尸諫的紙條，我們在等最後的聳身一躍，死偉大的任務！

一個，兩個，跳下去了，海依然輕輕翻着浪，沒有一點厭惡的表情。

十三個人全下去了，剩下來只有川島和我。

輕輕的一個聲音又從海上浮起來了，說話的依然是海的靈魂。

「你們不要來吧，偉大的任務是多種的，去告訴和你一樣不幸的人們，叫他們怎樣用自己的力量來打倒給他們製造不幸的軍閥。」

我猶豫了。這些話說得那樣清楚，又那樣準確。我緊擔負更偉大的任務，我要活下去，活下去，而且，我還年青……

但是，一個影子在我面前一閃，是川島的聲音：「我不再等你了。」看到川島下水漾起的大泡沫又化做輕輕的浪，我又想起他有力的一句：

「不要把生命看得比自由還重，有好些事情只有我們死了纔能自由談論。」我看着『尸諫』的紙條，我想着那些閃亮的利器。我怎樣去履行比『尸諫』更偉大的任務呢？我要死了纔能有說話的自由啊！

終於，我也跳下去了。海裏真是一個好地方，路是銀白的，魚常常打從我身邊滑過，（我有好幾次真想騎上魚背）海水輕輕奏着迷人的音樂；我沈下去，沈下去，急切切的想找到十四個伙伴。

只是許多聲音起來了，我要感激曾經教我支那文的教師，使我能完全聽得懂下面的話。

第一羣聲音：

「我要浮上去。」

「怎麼我身上全是血？」

「你不知道，我比你死得更慘？」

「我說最累贅的要算我們脚下那一塊大石。」

「可不是？替鬼子兵做工我早知道沒有好結果，要是當時聽我的話大家誓死不做飛機場，一起死在光華門不是更乾脆些。」

「總怪我不是，我以為只要替他們忠心做工，他們總會保護我們生命，你看那個人打過他看家的狗？」

「可是如今——」

「誰料得到鬼子心會那樣狠，把我們毒害了又沈在海底，這一千人死得真苦……」

「就因為怕你多嘴，會洩漏他們的祕密。」

「但我們現在還不是一樣可以告訴人，他們的飛機場是建築在光華門地下，」

「但現在誰聽得到你的話？」

「不要嘈，最要緊的是來敲斷那條連結我們身體和石子的鐵鍊。」

「對的，我巴不得上去……」

我的十四個同伴在那裏呢？我卻不想再沈下去了，因為我聽得那一千個冤魂沈在海底，急切想浮上來。

馬上另一羣聲音又飄過來了，聲音輕而微細，似乎來自遼遠的海岸。

少婦的聲音：「下次我再不去咖啡館了，下女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

另一個：「不去又怎麼辦？孩子要吃，田武又沒有信來。」

少婦：「你沒有看見過那些野獸們發紅的眼睛……」

另一個：「但是，難道你不明白，自從戰後，捐稅比野獸更兇……」

兩個聲音到此一齊都沈默了，我心裏真是說不出難過，兩個聲音我都那樣熟悉，我至

愛的母親和芳子的聲音爲什麼芳子要去當下女呢？捐稅這樣兒嗎？戰爭！一切都爲了戰爭，誰發動這戰爭呢？……聽她們親切的提到自己的名字，只感覺戰慄。

大聲的我喊着芳子的名字，我想安慰她們。可是她們沒有誰回答我。想到那一千個冤魂中一個的話：「現在誰聽得到你的話？」一種悲哀開始來襲擊我了。我爲要有說話的自由我纔死，但死了，有了說話的自由又沒有人能聽得到我的話。一種悲哀，一種失望，一種懊悔。

而海的靈魂，又在輕輕責備我：

「我說你原不該來的，你這懦弱的人，我厭惡你。」

我着實譴責自己：在生時我渴望着死，死了又渴望着生，何等不定的意志！但使我更爲惶急的是，我發現那一千個冤魂已經浮近我的脚下。

是他們的聲音：「一個鬼子兵，打他，打他。」

已經被許多隻手擒住了，想不到我的命運真有那樣不幸。我是一個懦弱的人嗎？不，我

知道世界上只有仇恨的報復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我卻已經閉起了眼睛，準備它來臨。我知道血的債是必須要償清的。

可是，如果有人以為我真被他們抓住而替我憂慮時，那是不必的。我的耳邊又飄來了
一個熟悉的聲音：

「醒醒吧，田武！」

我睜開眼睛來了，我看見自己睡在海灘上，我和其他兩個伙伴全被海軍陸戰隊的同
伴搭救了起來。我並沒有死。

我再看看海，海正在怒吼着。是一千個冤魂在海中敲擊他們的鐵鍊嗎？還是海在替一
千個冤魂訴說不幸？那一千個冤魂纔真是不幸的，但為什麼海卻寬大的收容了他們？

可是，後來我明白了，海所真真厭惡的還是懦弱的人。

我記起了海賦給我的任務：我要告訴和我一樣不幸的人怎樣用自己的力量來打倒
給我們製造不幸的軍閥。於是，在聯隊長問到我為什麼要尋消極的短見時，我的勇敢的供

狀是「強服兵役，不願戰死。」

〔後記〕 最近在同一張報紙的兩面，我發現了兩個悲慘的事實，一千個中國工人被日人毒害拋在江底，而另一面，十五個日本海軍陸戰士兵投江自殺，為什麼非慘害到這樣不可？誰製造這慘害的根源？無數的田武呵，我希望我們對準軍閥，一齊揮動拳頭。

四層包圍圈內的黑點

過去，無數的黑點在包圍圈內被毀滅了，未來，無數的新的黑點又將繼續在包圍圈內毀滅。誰驅使那羣可憐的黑點呢，黑點，又怎樣安排自己呢？

現在我們想想：中國被日本侵佔的區域兩倍於德法面積，至少有一百五十萬的我們同胞死於非命；我們恨日本兵是恨到骨髓裏去了。無論你問三歲的孩子和七十歲的村翁都好，你問他們要打鬼子不打！他們會爽捷的告訴你要打的。無疑地，整個中國在苦難的磨折下，知道用如何堅忍和苦難去搏鬥了。而日本兵呢？有好多都是挺善良而又挺可憐的，我在這裏想告訴大家的川島正是一個。

那正是夏天完全要結束的時候，柏樹葉子正一瓣瓣紅起來，梧桐樹葉子卻一瓣瓣的開始掉了；如果不是戰爭，正是西湖繁華的季節。不論夜怎樣深，西湖會缺乏遊艇，燈光和笑語嗎，「平湖秋月」，「三潭印月」都是最逗人玩的地方，你試着把「划子」輕輕打從水上滑過，看淡淡的蛾眉月在水裏幌動銀光……可是現在，自然不同了，日本兵就侵佔了杭州，西湖的劫運是我不敢想像的。但那樣美好湖山，無論如何，我們是要討還來的，我們不見報紙上說杭州近郊，我們活躍的游擊隊簡直使敵人膽寒。而最近，我們的游擊隊又大規模地襲擊了一次留下。

留下是杭州和餘杭之間的一個小鎮。杭餘公路必須經過這一個中點，全杭餘公路有十八個陡險的山嶺必須經過，而距留下不過三里的荊山嶺卻要算是最高的一個。荊山嶺附近過去都設有碉堡，如今，想想看，日本兵對這個地方會疏於防範？可是，在我們游擊隊員的心目中，那些日本的警備隊算得什麼呢？終於在一個無星的黑夜發動了一次廣大的襲

擊。

他們從沈家鎮出發，林溪里，洪家涼亮那一帶地方全都容易易的通過了。那些遭遇戰是不值得人提起的，鬼子兵常常膽怯的退後，退後……可是一到小友山，那糟透了。非常不幸的我們的游擊隊遭遇了鬼子的警備大隊。當然，激戰開始了。只是，如果說游擊戰術在軍事學上有它特別珍貴的地方，那便應該算他機動作戰便利這一點。我們的游擊隊是最知道權衡輕重的，於是，半個鐘點後，在衆寡懸殊的敵情判斷下，我們的游擊隊開始安全的退卻。但不幸我們有兩個游擊隊員失散了隊伍，而這時天色又已經大亮。他們不會缺乏機智，但機智又能叫他們如何度過艱難呢？在小友山附近那完全是一個危險地帶。

小友山附近房舍幾乎全被毀壞了。只有遠處有一幢茅舍，卻仍無畏的豎着。兩個隊員一同奔過去。他們有同一的優點：那是一樣的都是便衣，一樣的謹慎。好容易他們走到茅舍前面了，茅舍的門是開着的，但他們卻變得猶豫起來。進去呢？還是不進去？站在野外是危險的，進去？知道裏邊會不會有鬼子兵？於是，開始搜索了，屋子是淒涼的沈默，靜得聽得見屋內

耗子嚙物的聲音。我們的游擊隊員倒底橫着大膽走進去了，唯一的憑持是兩枝槍和一種決心。

走進門，撲鼻便是一陣奇異的屍臭，兩個裸體的女人躺在床上：大的一個也許已經是五十以外的人了，但另外一個卻看來不滿十六歲。兩個人都已經死了，大的一個胸上還有刺刀戳過的窟窿。另外，一個老翁躺在牀下，地上淌着一大片血跡。血色已經轉為紫黑色了，看來他們的死還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屋子顯然多年失修，漏的地方很多，前幾天下過雨還留着許多水窪；但雨水沖洗不了血跡，血色雖然已經轉為紫黑色了，給人苦痛的印象都仍一樣鮮明。我們游擊隊員見到這光景時，憤怒之情是不難想像的。可是遠遠的有沈重的皮鞋聲響過來了，近了，更近了……

皮鞋聲到門口戛然止了。兩個人慌張的藏匿起來。一個在竈下的柴堆裏，一個掩蔽在水缸後邊。兩個人一樣耽心着：進來的是什麼人呢？

進來的是一個皇軍，有和血一樣鮮明的臂章。躲在水缸後邊的隊員是最容易發現也

是最焦心的。他想扳動槍機，可是馬上他又鬆下手來了，許多顧慮來往在他心上：知道外邊還有鬼子的大隊沒有，瞄不準又怎樣呢？他自己倒運不要緊，但他的伙伴呢？他的手鬆下來了，把手槍從新向衣袋裏藏起。對着離自己不遠的皇軍，只好張着詫異的眼睛。

但後來，他要射擊也來不及了，皇軍蹣手蹣足地好像來屋子裏搜查什麼東西，終於發現了他。

「你是……」皇軍不期然的遇着了支那人，他開始詢問了。

望着皇軍並不猙獰的臉孔，我們的游擊隊員變得十分勇敢了，他開始想用機智解脫這一種危境。站起來他指着床上躺的兩個死人回答：

「我是這個的兒子，這一個的父親。」

聽到這樣的回答，皇軍馬上明白這一個年青人在這一家中的身分。只是，請讀者不要耽心，我在開始不是說過？我在這裏要告訴大家的川島正是多數善良而又可憐的日本兵中的一個。而現在出現的皇軍正是川島。在我們信任了川島不會殘害我們的游擊隊員的

這時候，（他們不久便親熱的互相訴說起彼此困窮的情況來了，如同一對老朋友）我們現在，好不好來看一看躺在柴堆裏的另一個我們的游擊隊員呢？他是自從皇軍進門的時候起，就被我們丟在一邊的。如果高興，那末，我們轉過臉來吧。也許他躲在柴堆裏已經悶得發慌。

柴堆裏真是一個最好的隱蔽的地方，一切事情他都看得十分清楚，他看見自己的伙伴被皇軍發現了時，一陣心跳，他真想一下子扳動槍機，但後來，沈靜一點了，他想看皇軍有什麼動作時再射擊也不遲。從皇軍進來一直到他和我們的游擊隊員談天的時候止，這個年青人，便一直眼睜睜的釘住皇軍，槍口也一直瞄準着皇軍，川島的命運真是最可憐的。以後，川島和我們的游擊隊員親熱談起話來了，他靜靜的聽着：

「怎樣老爺們會那樣窮困呢？」

川島的聲音：「我們已經有兩個月不發軍餉了，上邊的意思是我們要錢，要我們自己搜括，但等我們自己想法找到了錢時，上官又來搜括我們的錢……現在，家家戶戶都空了，

我那裏去找錢呢？但我正急需着錢用……」

「老爺不能寫信告訴親戚或者兄弟請他們接濟一點嗎？」

「親戚不用提，自從戰後，每個人自己顧自己還管不了。兄弟我是有兩個的，但小的一個，最近在長江的戰事裏死了。大的一個，因為聽說你們北支那資源很富，去年便想盡方法到了北平來。可是，這回我們的聯隊車過北平時，他告訴我北平的支那人全被捐稅剝削得只剩一張皮，回去又不能看他破西裝外披着胸前繡有「修理收音機」的白外套，就那樣在北平荒涼的古城中，蹣跚，又蹣跚……」

「難道老爺也不能叫家裏想一點法？」

「家，還提到家做什麼呢？我曾經有過一個溫暖的家的，但如今，大兒子在華北死了，第二個又死於黃河決口，徵集的命令降到我第三個兒子，我最後的一個兒子。我不忍看像他這樣年青青便死去，我用自己替代了他……妻和幼子也許常常在盼望我回去呢，但她們那裏會知道我現在是變成一個黑點，一個黑點……」川島嘆息着畫了一個古怪的圖給

我們的游擊隊員看。

圖是四層圓圈包圍了一個小黑點，川島告訴他黑點是他們皇軍，而圍着的第一圈是支那游擊隊，第二圈是支那正規軍，第三圈是全支那人民，第四圈則是國際輿論。

聽到這樣的川島的談話，我們的游擊隊員沈默了好久。滿心充滿着憐憫。

「那末老爺身邊一個錢都沒有？」

「不，我還有兩元錢，但那是一個當咖啡館的侍女，我弟弟的愛人，要我轉給我弟弟的。她要我告訴弟弟說：『她不是不知道他困苦，但自從戰後，咖啡館的生意便荒涼得可怕。多數都只好停業……』可是，到支那我還來不及把錢交給我弟弟，我已接着了弟弟的死訊……想着他倆愛情的誠摯，以及侍女生涯的苦痛時，我發誓不用那兩元錢，我甚且覺到有這兩元錢在我身邊時使我感到苦痛……」

「我要什麼時候纔能結束這悲慘的生活呢？」

我們的游擊隊員又沈默了好久。讀者知道，要結束川島悲慘的生活，算來只好算是我

們游擊隊員最輕鬆的工作。我們的游擊隊員在摸索口袋了，但抓出來的不是槍枝，而是身邊僅有的兩張紙幣。

「這老爺拿去，我只有這一點，」

一直到聽到談話落到這樣一個段落時，我們躲在柴堆裏的游擊隊員纔開始放下了。一直向川島瞄準着的手槍，川島是不會明白的，把自己作爲一個黑點，他正陷在最內一圈包圍線。

故事到此，我想是應該結束了，但到此結束我是十分不甘心的。我十分譴責自己：爲什麼我不就是一個游擊隊員？否則，我自不肯放過川島的，我一準要問他：「誰驅使那羣可憐的黑點呢？黑點又怎樣安排自己呢？」因此，我要請求我親愛的讀者們答應我一件事情：如果你們之中，不論那一個，有幸遇到那樣的機會，千切要爲我們問個明白。

（九月二十四，完稿於四川北碚。）

母反舌鳥

「母反舌鳥看見她親愛的孩子悶在籠裏，有時會拿有毒的藥果給他吃，她覺得與其讓她親愛的在籠里受苦，不如將她毒死的好。」

——英禽學家 Arttunr·Wayne

我寂寞的在房間里坐過兩點鐘了，現在第三個鐘點又在響着。

漏夜十一點……

我望望鏡框中靜子的照片，淚不自主的流下來了。那兩個孩子，以前是靜子怎樣鍾愛的孩子呢？而現在他們哭着睡過去了；我聽得清楚他們在甜蜜的呼吸。是的，呼吸是甜蜜的。

但是，想到他們僅僅這一點甜蜜的享受，都將要被我親手剝奪時，我的心又寧靜不下來了；多少時候我想把心寧靜下來，但是，不能，不能。一千種不同的情緒像一千朵浪花，心如海一樣翻滾着。我坐着立着都是不安……我在不安中煎熬過三個鐘點了，但三個鐘點過後，此刻我還是不安，不安要持續到多少時候呢？我到門口去探望了三次，看有沒有人打從我屋子附近走過，但到我去看我的孩子們正靜靜地睡着時，我又變得那樣惶恐了。我去隔房裏偷偷地望過孩子們兩次，唉！全是那樣溫和的臉……我像一支殘兵遭遇了無敵的軍隊，無可奈何的退回來了，又是坐着立着都是不安……心像翻滾着驚濤的海，一千種不同的情緒是一千朵浪花。

我看看那張徵集令，我看看那張駁斥我請願的文書。那裏一個字是一把鋼刀，這麼多鋼刀卻全刺在我心坎上。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坐着簡直不知做什麼好？讀着報紙上恐怖的消息，頭暈，頭暈……

告訴誰好呢？這樣恐怖的消息？佐藤在我眼前的印象還鮮明如同昨日，可是，報紙上卻

我應該因為恐怖而根本取消我的打算嗎？不，我們這國家有着可敬佩的「武士道」精神，我是不應該在恐怖之前表示懦怯的。但是，「切腹」這一類事，在小說、歷史的傳說上，雖則是太為熟悉的事情，而對於我卻是陌生的工作。我怎樣辦呢？時針和分針簡直是兩個賽跑的能手，時間在一分鐘，一分鐘的溜過去，兩點半……

我沒有忘記我怎樣答應過靜子最後的諾言。我記得正是飛鳥山櫻花紅的時候，靜子的臉頰卻由紅豔變為蒼白了……晚間，過道里「下駄」聲稀少下去，靜子被一種不可克制的感情苦惱着，我緊緊握住了靜子的手，而靜子卻安靜地撐着晴朗得如同藍天的眼睛。

「我是無所苦的，應林！死是一種寧靜的休息。」

「孩子們怎樣離得開你呢？」我那樣說着時有不可遏止的悲痛。而孩子們正在一旁靜靜的酣睡。

「孩子們是交給你，要好好好的……」她的語音變得那樣微弱時，我的淚水卻成為

巨流了。我望望孩子們，他們依舊甜蜜的酣睡着。靜子的眼睛似乎突然亮起來，但如同要去敲黃昏的門的夕陽一樣，我也更明白濃密的黑暗是無可奈何的，必然要來完全攔奪她去了。死真會是一種寧靜的休息嗎？

不，死，第一先掠奪了她言語的權利，她眼內的霞彩消失到最後一點的時候，我走過去想喚醒孩子。但我說什麼好呢？她說不出話，卻向我搖動她已經不能搖動的手掌。

她的意旨我是明白的，我本能地服從了她。

這樣，我的孩子們醒來時，沒有再見到她們母親的愛撫，而我，我是把「好好的教養孩子」的責任承受下來了，……我怎能笑自己懦弱呢？一個母親在臨死的時候還不忍打擾孩子的睡眠，而我，在孩子睡眠的時候，卻想……

死和睡眠，究竟那一個是甜蜜的安息呢？靜子！饒恕我，饒恕我，……

我又向我的孩子們的房裏走了過去，不能這樣一點不做什麼而永遠不安下去啊！

我是何等地胆怯呵！我把我的腳步輕輕的拋出去。門開了，……唉，我怕那些燈光，怕燈

光又照着我孩子的溫和的臉……但這回我是何等的幸運呵，那兩個孩子一齊面着壁睡着……你們要饒恕我，四點該敲過又兩刻了，我是迫不及待的，我把刀十分用勁的舉起……夜爲什麼那樣靜？我聽得見我的孩子們的心正在和諧的跳着……唉，那兩顆心跳得那樣響亮……我應該在他們這樣年青的時候便停止他們的心跳嗎？不……但還是非叫它們馬上停止不可的……可是，它們跳着，響着，兇暴的攻擊着我耳膜……我流着淚，祈求着靜子的靈魂給我一分鐘的勇敢。

一個聲音輕輕從黑暗那邊傳過來，是靜子的熟習的聲音：

「你忘了你答應過我要好好地撫養孩子！」

我替自己作着無可奈何的辯答：「你是知道的，我的請求被軍部駁斥了，明天八點四十五分我必須趕到車站集合，把孩子們交給誰呢……」

從黑暗那邊沒有輕輕的聲音再傳過來。兩個孩子的心卻依舊和以前一樣跳着，響着，兇暴的攻擊着我耳膜……我望望自己手上閃亮的刀，我的手可怕的抖着……唉，鐘響

了，五點……

我的手抖着，把刀用勁的砍下去……我那些溫良的孩子們，只是那樣低低地呼喊了一聲，只是那樣一聲……便寧靜的休息了……

我的眼淚混和我刀上的血，昏昏的在靜子的照像前跪下：

「靜子，孩子們是又交給你……」

這以後的事情，我怎樣說下去呢？我似乎着實暈過去了一會；醒來時時針正是六點一刻，我匆匆埋了孩子們的屍首……這是何等可怕的工作呢！我正在掩埋的時候，以及我掩埋完畢去靖國神社的時候，我沒有一刻不聽到那兩顆孩子的心在跳着，響着，兇暴的攻擊着我耳膜，還有那一聲低低的呼喊……

九點鐘我趕去集合。我遲到了十五分鐘，部隊正經過下面有佐藤腐爛的屍首的橋上。腳步雖則還是輕輕的拋出去了，卻一個人默默流下了眼淚。

雖然那些歡送的人都持着長旌的旗幟；雖然「天皇萬歲」的呼聲也像雷一樣響了

起來，但是，我覺得：有一種不能言狀的悲哀的空氣，在長旒的旗幟與旗幟之間浮動；那些昂首長呼的人，心裏都蘊藏了眼裏所不敢流出來也流不完的眼淚！

自然，那兩個孩子的心也仍然在我耳邊跳着，響着；但你們替我想，我怎樣選擇我的決定呢：殺死孩子？或者讓孩子領受無人照料的苦楚，長大了作爲「國家的身體」而腐爛在橋下……！嗚！這樣慘痛的事情，在我們今日的國內，聽說是不在少數的。可是，爲什麼我們之間，只知道用刀殘殺自己的親屬，而不知如何去結合集體，使無數把刀集中一個方向？

「來！兄弟們，我說爲什麼不打倒我們共同的仇人——軍閥！」

【二十八年五月】

寂寞的哨兵

「有一個人說永遠也忘不掉他女人的面貌，有一個人跳海自殺了，在苦念着飛鳥山呢，櫻花紅到昨夜的夢裏來了；敏子！我不能再見你嗎？戰爭是什麼呢？在這兒，我們成爲殺戮者了……」

寂寞的哨兵佐藤野夫，沐浴在雨裏，雨點大顆大顆打在他臉上，身上，雨點是涼的；甚至藉這種冰涼的感覺可以敲碎一個遠征人輕柔的懷鄉的夢，雨點沉重地敲在臉上的時候，遠征人會不揉揉眼皮醒過來嗎？然而哨兵佐藤野夫是飢餓而且寂寞呵，他反覆的背誦着那樣一段陣亡的山崎的日記時，寂寞的感覺似乎更濃重了起來。「到底他不能再看見敏子了，」他對自己訴說着：「卻又是櫻花要紅到夢裏來的季節呢！」

雨點大顆大顆冰涼的撒下來，佐藤野夫卻有瞋睡惺忪的眼睛。

可是，佐藤野夫不能深沉地睡去，雨點一顆顆敲在他臉上，風又在林子裏輕輕的呼嘯，是一首幽怨的歌。一片淡紅的桃花正在輕輕的墮，墮……

雨小下去了。

山坡一直蜿蜒到遠處，林子也一直蜿蜒到遠處，像一支綠色的毛蟲。雨在這綠色的毛蟲背上，一陣一陣緩緩的撒下來，數不清的珍珠。那些珍珠再從毛蟲背上撒下來滾上佐藤野夫的軍衣時，卻是一片迷茫的霧。佐藤野夫在霧裏張着朦朧的眼睛。

在林子裏他聽到一點令人疑惑的聲音了，他想舉起槍來。但是把槍提過膝上時，他又放下來了，他想那一定是林子那邊，山谷下的清溪在哼一支溫柔的小曲。因為林子是一個廣大的林子，卻靜寂得可怕。靜寂得會使人想到一些迷惘的東西。

聲音似乎更響一些了，顯然聲音的來源向他更移近了些。風依然呼嘯着，小溪也依然有她溫柔的歌。但佐藤野夫的聽覺是十分銳敏的，從風和流泉的一切聲音之外，他依然能

清楚的聽到確實有另外一種聲音，在一點點響近來。

他勉強張大了惺忪眼，凝望着林子遠處的某一點，顯然聲音是從遠處那一點一寸寸移近來的；但林子裏是一片迷茫的雨霧，佐藤野夫並沒有看清楚什麼。

「八個雅魯，」他咒罵着自己：「這林子裏要大大的胆。」朦朧的眼睛不自覺的又闔起來了——他是飢餓而且寂寞啊，渴望有一個酣睡。

雨似乎更小了，黑暗卻正在一步步走近這林子；林子馬上會被黑暗暗強佔去的，由佐藤野夫從支那人那裏搜括來的錶看，時針和分針恰好成一個鈍角：下午五點。

他沒有睡得很安穩，（要記着，他是整個身子沐浴在雨裏的。）一會兒便昏昏沉沉的醒來，那令人疑惑的聲音還沒有遠去，而且更近了，彷彿就在耳邊。

張大眼睛，佐藤野夫堅強的站起，現在是確確實實聽出來了，那聲音是一個行人趕路的聲音。這樣的事情還要證明嗎？佐藤野夫親自看到林間有人影閃爍。

槍舉起又放下來了，他彷彿覺着來者是一個支那「花姑娘」，長裙子正輕輕飄過蘆

輩，他大步的走上前去，佐藤野夫和他的伙伴們一樣，迎接「花姑娘」，他有出奇的勇敢。

雨在繼續下着，林子裏永遠鎖住一片濛濛霧；人影顯然愈來愈近了，他聽得出「下駄」踐踏碎草的聲音。

「下駄」的聲音愈來愈清楚，佐藤野夫如同從夢裏驚覺一樣，睜開了大大的眼睛；來的「花姑娘」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出征半年，一百八十夜以來，每夜都懷念的芳子。她換上那樣一件淡黃的春裝了，是帶着「尺八」去小金井的「花見」時節呢！

這決不是荒謬的事情，自然，芳子瘦一點了，但佐藤野夫決不會認錯，他永遠記得她那雙如同藍天一樣明朗的眼睛。

現在這雙眼睛裏燃燒着怨懟的火。

事實是：兩個月來不曾寄她過一個字。

需要怎樣一種表白呢？不能怪佐藤野夫薄情，來支那雖則六個月了，但一切都靠「徵發」人的徵發，豚的徵發……怪誰好呢？有着過分盛茂的愛情卻有着過分乾枯的錢袋，但

願芳子能知道這一份苦衷便好。

但是，在沒有一種表白申訴之前，芳子怎會知道他有這樣的苦衷呢？那雙明朗的眼睛，燃燒着比以前更熾熱的怨懟的火。

佐藤野夫急急的撲過去了，他熟悉芳子無論那一種性情；只要一個短短的擁抱，她眼睛裏的怨懟會冰一樣溶解的，迎面會有一雙笑渦。

可是，知道是一種什麼東西，使佐藤野夫絆倒了。鼻子正撞在槍桿上，血流出來了。血從鼻上滴下來流過嘴唇，流到草上去。他怔了好一會兒，纔又從血污中張開疲倦的眼睛找尋芳子。

芳子在什麼時候走了？林子裏是無邊的寂靜，聽得出雨點穿過松針的聲音。

他撐起疲乏的身子望，眼睛卻又正好搜索着一個陌生的來人，來人穿土黃的短裝，手裏執着閃爍着銀亮的鋼刀，像不會見到林子裏有佐藤野夫那樣，那麼傻裏傻氣的走着又忽然停下來了。佐藤野夫斷得定，無疑那是支那便衣隊。

他想舉起槍來射擊，可是，手那麼軟，想聲張，林子是一個寂靜透頂的林子。想跑，但是沒有勁挪動腿子。數萬道金針刺着他底眼，……支那便衣隊似乎更近一些了，雪亮的鋼刀閃着雪亮的光。

不知是一種什麼東西壓上他胸膛，佐藤野夫覺着支那便衣隊的鋼刀，深深戳進去了！再沒有動彈，沒有掙扎。但在佐藤野夫正要靜靜地閉上的眼睛前，他又看見了山崎。

山崎的樣子是那樣可怕，血掛在臉上，身上，還掉了一隻胳膊，……現在所有的恐怖都飛散了，佐藤野夫安靜的想着：「無疑的，一定山崎來迎接我了。」他輕輕地嘆了最後一口氣：「芳子！難道我不能再見你嗎？」於是，和平地閉上了他的眼睛。

第二天，依然是雨天，另外一個皇軍的哨兵發現佐藤野夫悄悄地死在林間時，大大地驚訝着。

這一個哨兵在不會來支那之前原是一個醫生，他俯下身去撫着佐藤野夫的心口，想着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救活這一個伙伴？在這樣的位置中，抬頭恰好又看見了林間閃爍

的人影。

「原來是該死的游擊隊。」說着他敏捷的舉起了槍，射出了第一顆子彈。

他看得清楚，子彈正準確地射中那個遊擊隊的胸膛，血流出來了。眼睛馬上變成灰白，只是沒有倒下去；他又射出了第二顆第三顆子彈……

一直到他大着胆，敢走上前去探望：這始終堅強的站着的人影，到底是怎樣的妖魔時，他纔發現那是一張被虐死的支那人的人皮，手和足都被牢牢的釘在樹幹上，身上是密集的彈孔。血是早已從這張人皮上流完了的，但現在看去凍紫的血的斑點似乎會沸騰起來。一兩支白色的蘆花搖曳在這張人皮的左右，沒有想到在佐藤野夫眼裏那會是刀光閃亮

……

這一個哨兵沒有急急的想到如何處理佐藤野夫屍身的問題。——一個醫生苦心的去研究人類生命現象，而人類的生命現象卻是那樣脆弱，那樣容易被毀滅的，望望林間的人皮和佐藤野夫的屍身，他似乎覺着有一點輕微的頭暈。想着能够吞一片「阿司匹靈」

多好，但軍衣袋裏卻不會摸出什麼來。（他似乎忘記了皇軍野戰病院的窮困。）現在夜又快來啦，這一個哨兵和佐藤野夫一樣寂寞而又飢餓，叫他如何辦呢？雨依然下着，林子那邊的小溪依舊唱她幽怨的歌。

〔三月十一日，北碚。〕

曹芳華

一

完全是無星無月的黑夜，我們却正要從南京出發到杭州去。

五個人已經都跨上馬鞍，我們這隊裏人全齊了，就差了一個翻譯。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先例，騎兵隊裏可以夾雜着女人，而且是支那女人。但是我不，田雄大佐告訴我他最近一個新的妻子，急切渴望去探望她的杭州的家，而苦無法安排時，我忽然聽到她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我們的祖國語言，便定下了這樣一個「妙計」，你看我多豪爽，在友誼與紀律不能相容的時候，在我良心的天平上，屬於友誼這一邊的號碼是這樣重！但是，也不，你真那樣想的

時候，事情又會弄糊塗的。問我究竟什麼理由而讓部隊裏夾雜支那女人嗎？有理由。可是現在，我不想告訴你；你如果焦急，對不起，也只好讓你焦急一下了；你不會知道那時候我是何等焦急的等候她來。

遠遠地有馬蹄聲起落，近些，更近些。我聽見有人在離我不遠的地方，輕輕吆喝着馬，抽着鞭子，夜是那樣靜！

我想那一定是田雄，我和田雄的交情多好，連他那匹蒙古馬跳躍的聲音我都熟悉，那一步步用堅實的步伐走近我們來的，我聽得出來正是蒙古馬。

不錯的，是那匹蒙古馬。但是馬上的主人會是粗聲暴氣的田雄嗎？有着那樣一個陌生而嬌脆的聲音，輕輕的傳過來：

「請問鈴木隊長在那裏？」

「在這邊呢。」我回答着。

蒙古馬走近來了，我發現騎在馬上的是一個秀麗的男人。

「我是曹芳華，田雄大佐的朋友。」真是一個秀麗的人，連說話的聲音也那樣秀麗。只是，說是「男人」那是我錯了，曹芳華雖則有着和我一樣的戎裝，但是，我不會忘記，田雄昨天向我提到她的名字。

她不比得我們祖國的女人，大大方方的行了個軍禮。這一個冒充的翻譯，一開頭就使我覺着歡喜。只是我奇怪，爲什麼田雄不親自送她來？

「不湊巧，我動身的時候，田雄大佐正接着了一個密令，因此來不及送我。」她伶伶俐俐的回答，真是一個好翻譯！

於是，我毫無顧慮的催促我這隊裏的四個支那人一齊揮動鞭子，馬開始跑了……夜是寒冷的夜，但我的心頭却充滿着熱和希望，因爲冷風雖則在我後邊追趕我，但那匹蒙古馬也正在離我不遠的後邊。

無盡的路：一個荒野接着一個荒野。馬只能緩慢的走着，因為夜是無盡的黑暗，有一個病着的支那人又一步步比一步落後；緊緊跟隨我的，就只剩我那個翻譯。我不只一次的囑咐她千萬要替我好好看住那一些想逃跑的傢伙。

馬在緩緩的走着，過小村，過橋……但回頭我不見了我那翻譯。我的大隊連我只剩了四個人，接着是另一個小隊。我只好勒着馬向回路上去找尋。嘿！一個荒野的邊緣，我尋到了兩個黑影。兩個人似乎正在商量一件事情，聲音是那樣的低。蒙古馬在自由的嚙草，風吹拂着馬的尾巴。

我輕輕的走過去了！我把我的馬的步伐放到極慢極輕。完全爲了田雄大佐的友情，我對我那翻譯是何等良善！但是，支那人的險惡啊！知道他們在商量什麼呢？

我錯了！

「我要你趕上去。」我走近去看時纔知道我那翻譯正在揮動鞭子。她有響亮的聲音。
「我不。」是那個想逃跑的傢伙倔強的回答。

「你不怕隊長？」

「不怕。」

「你不怕鞭子？」

「不怕。」

鞭子沉重地抽下去了。

「你不應該打我。」

「爲什麼？」

「因爲你和我都是中國人。」

「可是……隊長的命令，想逃跑的人都得挨打。」

「你知道隊長是那一國人？」

「命令總是命令……」鞭子又沉重地抽下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那個翻譯發現了我。

「隊長，他說病得兇，落下來了，要他趕上去又不肯。」

我對我那翻譯獎許的點着頭。「你做得完全對的；我都聽見了，給我重重的打他。」

鞭子再一次一次沉重地抽下去了，那個倔強的支那人沒有叫喊，沒有掙扎。一直到我們對這倔強的傢伙，無可奈何，只好捨棄他在荒涼的原野時，我纔聽到他對翻譯吐了一句怨言：

「總有一天你會懊悔的，你不應該打我。」話聲是那樣軟弱，簡直像風吹草響的聲音。翻譯的蒙古馬和我的馬，又在向前馳騁了，丟掉了那樣一個垂死的支那人，我滿不在乎。我想：那只是一例，稀有的例外，因為我的翻譯忠實於我的命令，正像她那匹蒙古馬馴服於她的鞭子。支那人真是我們應該「親善」和「提攜」的民族。

我為此，還特地賞一個山芋給我的翻譯。

我們在一箇小村裏宿營。醒來時我看見我那翻譯秀麗的面龐。擱在我粗壯的胳膊裏。是那樣一個秀麗的面龐！

她告訴我，她所以靠我那樣近的原因，是因為昨夜她狠狠的鞭打了那個垂死的支那人，激起了我這隊裏所有支那人的公怒；她怕有人會欺侮她。她要我常常和她親近。

自然，我是應該和她常常親近的；理由是我既是田雄大佐的朋友，我便有保護她的義務，而且，在此，我也願稍稍申述，田雄交給我，有保護她的義務，也正是我願意在隊伍裏夾雜女人的原因。

我們當然很熟識了。她告訴我她怎樣和田雄熟識以及一切瑣屑的事情。

「你說，田雄待你好不好？」

「怎麼不好？」

「比我待你呢？」

「一樣。」

我沒有聽錯。她說田雄待她好和我待她好一樣。可是，晚上，當我肥大的手掌掠過她身上的時候，她却把我用勁的推開去。

「你不應該這樣的。」

「爲什麼？」

「因爲你和田雄是朋友，」

「但是，你說我待你和田雄待你一樣。」

她生氣的沉默了。我的手掠過她秀麗的面龐時，我觸着了一種冰涼的液體；她對我第一次流了眼淚。

我只有給她溫和的撫慰，只有把話題拉開去。話題談到杭州時，她又高興起來了。用着那樣一種迷人的聲音，她說：

「杭州真是一個好地方，到那裏我一定好好陪你玩。」

四

過長安，過笕橋，除開幸田他們有三個小隊在笕橋留下，其餘的我們到底到了杭州。

但是，女人的話是不足信的，杭州雖是一個好地方，但我那翻譯那裏會好好陪我玩過？

第一天，她出去哭着回來，她告訴我她沒有找到她年老的母親，家在炮火裏毀了，……

第二天，一清早她又出去了，沒有誰知道她去那裏？一定又是尋她老年的母親。

第三天，她又出去，回來時她告訴我她在笕橋附近的鄉下，找到了她老年的母親，還遇

到了幸田隊長。

可是，後來有一天，到晚上她還沒有回來，我的傳令兵却送給我一封寫得十分草率的

信，是她的筆跡：

「鈴木隊長：

也許這消息會使你難過，我要告訴你今天我走了不會回來。我是早應該走的。

你知道我是一個支那女人，你也知道我會經那樣兇狠的當你的面鞭打過自己的同胞。支那的人真會那樣沒有心肝嗎？所有這些，完全爲了企求取得你的信任，我都忍着眼淚幹了過來。

你也該記得我對你流過一次眼淚，我只有那一次忍不住。但是我的眼淚訴說着你的罪惡，我只從我的眼淚中產生了更堅強的力量。我從不爲自己屈辱的生活感到悲苦，我知道在求整個民族的解放而和壓力開始鬥爭的時光，我是必須忍受加倍的悲苦的。然而你們——

你們在大規模的殺戮我們同胞，你們在大量的姦淫我們女性，甚至你屈辱了我，而我是你朋友田雄的妻子。你們使用我們的同胞如同牛馬，而在他們病着不能行走時，你却叫我給你重重的抽打……所有這些，鈴木隊長，如果你還是一個人，你的獸性還沒有完全掩沒理智，你又怎樣解釋？究竟我們那些同胞，爲什麼非遭遇到那樣慘痛的遭遇不可？所有這些，是一筆血債，是一筆難還的債，但也是一筆必須還清的債。清算

的時候遲早會來的，但對你們，那該是何等可怕的時候！鈴木隊長對於你們只有一條路是比較光明的，那是覺悟。支那民族的寬大會原諒你。現在，再見。

——曹芳華——

讀完這一封信我好說什麼呢？在我身邊那樣一個忠實的翻譯，竟是那樣一個聖者！

.....

我派人四出尋她，我想和她再面談一次，但是我只有失望，她在那裏呢？第二天，寬橋暴動起來了，支那報紙上載着「駐寬橋敵軍因厭戰及欠餉等原因，發生叛亂」的消息。可是，我知道那是我們「覺悟」的軍隊，不幸是我竟來不及參加；更不幸的是有人又告訴我，在叛亂的隊伍裏面，竟發現女屍。告訴我的人，對這意外的事情呈着極度的惶惑不安。

只有我知道得清楚。

「這是她！」「這是她！」我叫喊着。這一天我口渴得厲害，晚上做着惡夢：我看見她倒在血泊裏，無數的支那人也倒在血泊裏。但是，可怕的，他們一齊向我伸出手來了啊！如同潮

第三百零三個

水一樣的聲音：

「還我們血債！」

（二十七年十二月。）

〔 〇 〇 〕

手的故事

一

前一個春天，船離開橫濱的時候，鈴木的手，第一個從如林的臂膊羣中舉起：「天皇萬歲！」

二

支那的海岸是血的海岸。

鈴木到上海的第三天，火車又把他載上無盡的征途，車開時鈴木的手依然高高的舉

起來，晴空下他唱着椰子的島。那首清歌，他不會忘記，他也不會忘記菁子唱歌永遠有鈴樣的聲音，於是，一種莫名的憂悵飛近鈴木的身邊，是那樣輕飄，那樣捉摸不定的憂悵。

車在走着，時光也和車一樣快在走着，黃昏來了，……星子一顆顆閃着美麗的眼睛，夜那樣濃重，天又那樣藍，一陣陣風從窗口撲進來，撲到人們臉上，疲倦的眼睛，以及人們春天的記憶，又是那樣溫馨，像挾着紫羅蘭清香的風，疲倦的眼睛睜開來了，春天的記憶又被曾經有過「美麗的春天」的人捕捉了來，有人在閉着眼睛輕輕喊着他戀人的名字，有人在夢裏流淚，喊着「沙揚哪拉」，車窗外一顆顆星子都那樣閃着青光，鈴木好容易纔明白捉摸不定的憂悵，是他忽然想起了菁子；一顆顆銀亮的星，全像菁子閃光的眼睛。

車在走着，人們的懷念卻在飛着，飄過夜空下藍到透頂的海洋，鈴木用想像的翅膀去敲寂寞的家門；乳白色的鷄尾酒杯蒙着厚厚的灰塵，菁子在一旁垂淚，那隻乳白色的鷄尾酒杯多少次被菁子盛滿啤酒，用嫩白的手臂送到自己的脣邊來，而今是菁子的跟淚應該滴滴酒杯了，……人們的懷念在飛着，然而車卻戛然停了。

消息如同一個霹靂：支那游擊隊破壞了長安附近一帶的路軌，前面的軍火車已經出事，……

車只好停着。車裏面的人鬧得像一窩蜂，無數的陰影籠在鈴木心上，知道在軍火車上的小田如何呢？支那人想不到這樣倔強！陰影交織着陰影：在夢裏喊着「莎揚哪拉」的人醒過來了，在輕輕念着戀人的名字的人沉默了，夜變爲寒冷而且悽慘，只有藍星還閃爍如同善子的眼睛。

善子會知道鈴木在支那第一次遇到的凶險嗎？她不會知道的，因爲第二天，天還不亮，鈴木的手上就接着聯隊長的命令：

「本日命令：嚴禁士兵在家書中提及路軌被掘情形。」

三

血，一次又一次的染上鈴木的手。

從前鈴木的手是揮動沉重的鐵錘的，他記得紅紅的爐火，猶如輝煌的生命。如今他應該記得第一次血怎樣染上他粗糙然而聖潔的手指。

是的，鈴木幾曾忘記過來？那時候去杭州的車臨時在長安停下。他看見出軌的車在荒野上坦着罪惡的肚腹，血染滿了車廂，小田那個親切的伙伴在那裏呢？屍首疊着屍首，血上面凍着血，沒有聲音，沒有呼喊，這一羣人全悄悄的死去！爲了什麼？是什麼使他們這樣慘痛的死去？

從屍首堆中好容易認出小田灰白的臉龐時，鈴木讓淚水迷糊了眼睛。

往昔臉上的笑容到那裏去了呢？今番是一個流血的嘴吧，腦後淌下來的血凝成紫黑。這能叫鈴木相信嗎？那樣一個殘缺的屍首，是當年在櫻花叢中活躍的青年人？是當年在「淺草觀音堂」紫色的布棚下叫賣的攤販？是前一天車離開上海時手還高高的舉起來喊「天皇萬歲」的誠摯的伙伴嗎？不……可是就在屍首袋裏面的死者的日記，以及日記裏面的照片都確確實實的證明死者正是當年櫻花叢中活躍的伙伴，正是當年「淺草

觀音堂」叫賣的攤販……費多少大的努力，鈴木纔好容易使自己相信了一個事實：死者確是小田。戰爭使小田那樣慘痛的死去！

然而，還有第二個事實，鈴木必須費同樣艱苦的努力來相信這個事實和第一個事實一樣真實，那是死者還遺留下一個照片上那樣年青美麗的戀人，鈴木必須相信：死者正是那個年青美麗的女人的丈夫，而那個年青美麗的女人，在故國熟悉的海岸正夢想着丈夫回去……望着那美麗的女人的照片，鈴木一個人默默流着眼淚。照片顯然是在上野攝的，女人的臉龐和櫻花一樣秀麗，可是今天，照片上染滿了一大片小田的血，血染紅了櫻花，染紅了女人秀麗的臉龐，也第一次染紅了鈴木粗糙的，然而卻是聖潔的手指。

支那的海岸是血的海岸，血，一次又一次染上鈴木的手。逐漸有一個問題使鈴木苦惱起來了：誰使這許多人流血？為什麼這許多人非流血不可？

四

夜接替着白日，人性接替着獸性。白日鈴木用那雙手殺戮，擄掠，徵發。黃昏，鈴木想到今番手上再沒有昔日沉重的鐵錘，再沒有紅紅的爐火，再沒有溫暖的家庭時，他的憂傷和暮靄一樣沉重。這憂傷不是他一個人的，無數伙伴都分擔這一份沉重的憂傷。

一個伙伴說：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年青的敏子。

一個伙伴說：靠徵發能支持幾時呢？

十個伙伴患可怕的虎烈拉，送入野戰病院。

說戰爭是什麼呢？困守着蘇州，鈴木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更為苦惱。他也永遠不會忘記他年青的菁子的，但是，知道什麼時候他能再見到菁子呢？菁子的淚應該滴滴鷄尾酒杯了，……

戰爭是一個鐵錘啊！過去無數伙伴，無數伙伴美好的家庭，在這巨大的鐵錘下粉碎了，未來又是無數伙伴，無數伙伴美好的家庭，等候這巨大的鐵錘來粉碎他們，誰揮動這鐵錘？為什麼揮動這鐵錘呢？鈴木想澈底的知道這些，却永遠不能澈底知道這些的。

於是，憂鬱，憂鬱，……憂鬱使鈴木的手去一次又一次敲「皇軍慰安所」的門。

五

「皇軍慰安所，」鈴木不是陌生的顧客。

在門口掣着「四十七」號的籤子時，鈴木用那樣輕快的步伐走向「四十七」號的房門。

雖則接待鈴木的女人，是鈴木十分面熟，似乎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面的女人，但鈴木還讓他那雙粗糙的手旅行遍女人身上每一個地方，鈴木是太爲憂鬱啊！

「你是什麼地方人呢？」鈴木問那個似曾相識的女人。

「東京市」

「怎麼？難道你丈夫肯讓你到支那來？」

「丈夫很早便接到了徵集令，就在今年春天，離開了東京。」

「你知道在部隊裏他生活很好嗎？常常有信給你？」

「信全是短短的，我除了知道他在沼田旅團以外，就一點不知道他在支那究竟怎樣生活？因此，我總渴望來支那親自看他一次……」這話打動了鈴木的心，鈴木他記得聯隊長確實發過命令，嚴禁士兵在家書中提及在支那生活的惡劣。沉默了好一會。

「你想看他一次，怎麼你又參加了皇軍慰安隊……」

「不，我們是受了騙。在東京多少和我一樣遭遇的女人都和我一致的要求：親自來支那看一次我們心愛的人……我們組織了『索夫團』我們向軍部要求了好多次，但是誰知道軍部騙了我們，強迫我們參加慰安隊……」也許女人悲哀她過着屈辱的生活還依舊不能遇到自己心愛的人，也許女人悲哀鈴木粗糙的手正旅行在她身上，女人感傷的嗚咽起來：

「好多次我想到死，但是好多次我又想到：也許我能在慰安隊裏碰到他一次時，我又活下來了……我就憑這一點希望生活着，但是現在，這一點希望也一天比一天淡了，十五

天裏我接待過三十七個皇軍了，但是沒有他，沒有他……我知道他不會到這裏來的，他說過他只永遠記着我一個人……可是我要見他一次，見他一次啊……」

被這樣誠懇的話語感動了，鈴木抽回他旅行在女人身上的手。一個陰影掠過他心上，他想到善子。

「告訴我！參加你們索夫團的人很多嗎？」

「怎麼不多？誰不想親自來望一次他心愛的人？」

要鈴木如何安排自己的心情呢？善子會不想親自來望他一次嗎？善子會參加索夫團而被迫在皇軍慰安所嗎？不，善子不會的，想到春天船離開橫濱的時候，自己怎樣把保養孩子這一份責任再三叮囑善子時，難道善子會忘了他的囑咐而丟下孩子參加「索夫團」嗎？不，善子一定想念他，但善子也一定記得他臨行的囑咐……鈴木用怎樣大的努力纔使自已相信了善子不會參加「索夫團」。可是，知道善子不參加「索夫團」又在怎樣生活呢？自己在支那完全靠徵發生活，餉是久不發了，不能寄一個錢給她，善子怎樣生活？孩子怎

樣生活呢？東京，那個鈴木熟悉的都市，還會和昔日一樣繁榮嗎？

「戰後東京還和過去一樣繁榮嗎？女子們可以好好的生活？」

「不，東京變了，貨物銷不出去，多數工人只好失業，女人們迫於捐稅，都上咖啡店做下女，但是，東京咖啡店，今天也都一家一家關完了……」

這會是真的嗎？戰後的東京會那樣荒涼？菁子會去做下女嗎？菁子不做下女又怎樣生活？這一切全爲了戰爭，戰爭是一個巨大的鐵錘，粉碎了一切。爲什麼人們要揮動這巨大的鐵錘呢？鈴木找不到一個回答。女人卻又接着說下去：

「戰爭使東京完全變了，只有有錢的人才得到它的利益，不知是三井還是三菱聽說最近獲得了支那山東的礦業開採權……」想不到那樣在悲慘裏生活過來的女人竟是那樣聰明的一個。

鈴木沒有話，好久好久他沉默着。他想到菁子，想到自己悲慘的生活，想到流血的伙伴，……難道說多數人流血的戰爭是只爲了少數人要獲得開採鐵，開採石油的權利嗎？

六

好多夜鈴木不能闔起眼睛瞌睡，苦痛一天比一天更甚。

鈴木怎會想到那個皇軍慰安所裏第「四十七」號的女子會就是他死去的伙伴小田的戀人！

那一晚，鈴木從皇軍慰安所裏用手拭着眼淚出來，無法譜自己紛亂的心曲，懷念善子的心情更苦。

可是，誰想到燈暈下從日記冊裏檢出善子的照片來看時，另一幀照片也會被檢了出來。

那是從小田屍首上檢來的照片，血染滿了櫻花，染滿了女人的臉龐。

如同一種觸電一樣的麻木，鈴木忽然省悟了慰安所裏「四十七」號的女人，原來就是這照片上的女人。

在慰安所裏雖然也覺着那女人似曾相識，可是總覺得有點異樣。如今，一次凝視過又
是一次凝視，什麼是異樣的感覺完全明白了，那是照片上女人的臉龐染滿了血，而慰安所
裏的女人敷着脂粉。

是怎樣的一種痛苦和悔恨呢？鈴木一次又一次責備自己：怎麼當時自己的手竟會毫
無顧忌的旅行在她身上？怎樣對得起小田呢？小田有靈又將怎樣譴責自己？

他要把這原由在小田的戀人跟前坦白的承認，坦白的懺悔，他要再見她一次。

可是，「皇軍慰安所」里掣給鈴木手上的竹籤，沒有一次再是「四十七」號。

苦惱，悔恨……好多夜鈴木不能闔起眼睛瞌睡，有一夜好容易能闔起眼睛瞌睡時，卻
又夢到無數隻陌生的手正旅行在菁子的身上。

七

一年過去了，又是一個春天

起。
一個廣大的譁變在皇軍部隊裏起來了，鈴木的手又是第一個從如林的臂膊羣中舉

自然日本軍閥不會容許鈴木他們的譁變擴大，也許鈴木粗糙的手指不久便會變成
屍灰。但是，今天，無數鈴木的伙伴都和鈴木一樣澈底的明白了：軍閥揮動戰爭這一個巨大
的鐵錘，粉碎多數人血肉，多數人幸福，僅僅只爲了少數人要在支那開採鐵礦，煤油，爲了少
數人要建築歡樂。在這樣爲正義而戰的戰爭裏，鈴木即使失去一條胳膊也何所苦惱呢？因
爲今天，日本每一個主張正義的人，每一個日本工人同志，都將舉起了自己的臂膊：「打倒
軍閥。」

（二月八日，北橋。）

誰是羅亭

我現在被朋友們拖着到冠生園來吃咖喱鷄飯，在歡笑的筵席中間，仍然不能忘記那悲痛的故事，我看見這裏西裝服的青年人在享受豐富的吃喝，頭搖呀搖的，醉酒的酩酊和他戀人的臉頰一樣徘徊。酒肴在不斷的被侍者送上來，也不斷的被人們消滅了。滿房間裏是笑語，吃喝的聲音，他們完全不知道我那年青朋友的死，也完全不知道在烽火的前線，每天有無數青年人和我朋友一樣悲慘的死去。我這口飯怎麼嚥得下去？難道說保衛祖國的錦繡河山，是爲留給他們有吃喝的所在？親愛的讀者們，如果你們之中，也有不少在享受着奢侈的供奉，那末，我想請求你們讀完我這一個故事：

我想我應該從去年十一月那時候講起，那正是杭州將近陷入敵手的時候，杭州在那

時已經只好算是死之城市，晚上街燈蒙着黑紗，一圈圈黑影畫在地下，偶然有一兩乘黃包車響過，卻像在替杭州敲喪鐘……只是，不死的是杭州人心，好幾次我勸霞和純和我一隊走，他倆都沒有答應，十一月十六日一個人我孤獨的渡過錢塘江。

告別他倆的時候，我幾乎落淚，我以一個大哥哥的身分，諄諄囑咐他們：

「敵人真來杭州的時候，千萬要自己小心，在敵人的圈子裏不是好耍的，能夠早點走，還是早點走好。」

「其實，如果軍政機關遷移的時候，我說，霞不妨搭她爸爸車子一道走。到軍政機關都遷了的時候，你們留着也無益……」

但是，他倆滿不在乎的回答我：

「布德！不要替我們耽心，我們一定會保重自己。」

「不要忘記，要常常有信給大哥哥。」

「自然。」

「再會。」

「再會呢，我的弟弟和弟媳婦。」

「你又瞎說……」

我承認那是大哥哥的無理取鬧，他們幾曾行過「儀式」過來？但是，是何等誠摯的一種愛情連繫在他們之間！我永遠敬愛的一對年青戀人！當初，霞不是不想走，我們總傳統的以爲女孩比男孩總要膽怯，但是，莎士比亞的話真對：「愛情便是力量。」爲了要配得起純，霞到底也堅強的留了下來。

當時，純的話那樣果決：

「妳不是常常說我的文章動人，我也必須用行爲去使人感動。」

「我不能做一個羅亭，在文章上寫的是一件事，而自己的行動又是另一件事，……我不能因爲你的關切，就捨棄了杭州——這八十一年來我的家鄉。」

「霞，你要走就一個人走，不要管我。」

在責任與愛情的選擇下必須有所取捨的時候，我的弟弟的理智竟是那樣清楚。一直到我動身的時候，他倆還不肯動身。

臨走的時候我噙着眼淚開了那樣一次玩笑，就那樣握別了他們，船一點點浮遠去，笑聲也一點點浮遠去……

在蘭谿我曾經逗留了半個月以上的時間，杭州並沒有立刻失守。半個月來他們都常有信來，並沒有完全把我忘記。只是信一天比一天簡短，十二月八日的燈下，我收到了他們一個最潦草的短簡：

「杭州的失守，看來是遲早的事情，這裏空氣的悲慘真難說，六橋三竺昔日的繁華到那裏去了呢？告別西湖時真想落淚。明天我們都要到鄉下去了，但我們也都已替自己找了一適當的工作。信可寄霞的家裏轉，但我怕已接不到你的來信了。」

使我最感慚愧的是最後的一句，那句話的氣概真是不小；「現在我看到自己過去的作品再不會臉紅，我工作着流汗，咯血……霞是勸不了我的……」

讀完這一個短簡我的感覺是慚愧，不安，寂寞，咯血，流汗……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給了國家，給我的友情的關切，是這樣薄薄的一份，一張紙！但是，我是能諒解他的（我畢竟是他的大哥）。雖則，那時富陽吃緊，我正匆忙的預備去武漢，覆信卻還是在百忙中寫了去。我那樣寫着：

「如果你還承認我是你的大哥，那末，和我握手，弟弟，千切不要那樣任性，使工作磨折你失去健康。愛國工作不在爭一時一地，主要的是保持自己鬥爭的力量。女人雖比較軟弱，但霞的話並不是完全無理。我知道霞對你的關切不亞於我，但我總相信我關懷你比霞關懷你更甚。你到武漢來吧，我一定為你找好工作。信請寄到武昌□□□我那親戚家去，至遲我四五日內動身。」

信發出去後心裏的鬆快真難說，我是那樣相信我的「弟弟」一個孩子不會那樣固執的，而且，我相信我的話說得那樣誠懇。

但是，十二月十四，這一個日子——杭州失守。

我一個人沉默了好半天，我耽心杭州的劫運，也耽心留在杭州近郊的友人的劫運。失陷後的杭州的消息一點都沒有，在武昌，我的生活是無盡的陰慘。後來，我好不容易打聽到一些消息，但這消息卻更使我不快，純的爸，在維持會的職員名單上，我發現了他的名字。

這事情怎麼解釋？兒子在為民族解放鬥爭而工作着流汗，咯血，而做爸爸的呢？竟完全站在相反的一面！我設想着他如何幫助敵人找「花姑娘」，如何在皇軍面前卑屈的撚弄他的鬍子。我有一個太好的弟弟，一個太「下流」的伯父！

我不知道純和霞會怎樣安排自己在武昌？我差不多住上兩個月，但他們一個短簡都沒有給我。大哥哥滿懷的憂慮告訴誰好？

一直到我快要離開武昌的時候，我纔收到了由□□師部轉給我一個戰區通訊員的電報：

「轉武昌磨石街□□□

我父事，諒已悉。我早離家，仍繼續工作，勿念。

——純 月 日——

我多愚蠢！一直要到這時候我纔想起純曾經是無線電通訊兵團的學員，我纔想起什麼是使純咯血，流汗的工作……但是，親愛的讀者們想想，一個淪陷區域的戰地通訊員，何等危險的事業！

這事情比不得別的，必須裝置天線和使用密電碼，纔能漏過敵人的通訊網，但是使用天線和密電碼，又是何等容易使人破獲！作爲一個大哥哥，我的憂慮真是難說的。

人到絕望的時候會想起宗教的，我只有常常爲他們祝福，但願我的祈禱在我所憶念的人身上就是平安。

可是，我到重慶還不滿一個月，（我只是向後退，退。）就收到霞由蕭山寄來的「航快」，蕭山雖不是塊樂土，但憑恃着錢塘江一江之隔，總算是脫離了敵人的鷹爪。我不知他們怎樣纔能走入這一塊「樂土」，拆信時真是滿心歡喜。

我不知道要怎樣告訴讀者以那封我滿懷歡喜拆開來的「航快」的內容，這說來太突兀，太慘！就在那封信裏，告訴我純的爸陪同皇軍發現了一個在蘆葦中的秘密通訊機關，而萬料不到，這個通訊機關秘密主持人，會是純，會是他出走已久的兒子，在皇軍的安排下，純被活埋在蘆葦裏，我那個太下流的「伯父」親自看到他的兒子倔強的抵抗，和悲慘的結局！多少回他貢獻了人家至愛的兒女，做皇軍取樂的姑娘，如今他親自看見皇軍把他活生生的孩子埋入地底。

來信的末後，又告訴我，為紀念純這悲慘的遭遇，和繼續純的工作，她好容易混到蕭山，可是又必須由蕭山混回去。除非和純一樣悲慘的遭遇，也臨到了她。

讀者們想想，到此，我還有什麼心情再說下去？如今，皇軍的通訊機關收報機上依舊常常發現密碼，一架新的發報機是由蕭山纖纖小手在駕馭了。知道此刻蕭山的安全又怎樣？我們卻在安閒的吃着咖喱雞飯。

我正在無數次的溫習純的聲音，笑貌，還是那樣充滿着熱情的聲音親切如在耳邊：

「我不能做一個羅亭。」卻又在這樣的遭遇下悲慘的死去？我的哀思是無盡的，可是，我不能再想下去。我眼前一亮，無數人正在擎動銀色的刀叉。滾！純，這有望的年青人會是「羅亭」嗎？

不，羅亭是我，是你。

（——十一月，北碚。）

第十一及第一

—

從杭州到留下經過第十八處高坡的山地，以後地勢愈向上愈陡；一直到荆山嶺。大荆山從前也許是一支山脈的兩個峯頂，但自從有了杭餘公路，公路切斷了這一脈相生的弟兄，如今，他們遙遙相望的鎖住了隘口。

由公路邊上小荆山頂多不消一刻鐘工夫，挺直的山路。但大荆山卻不然，就從它靠近隘口那一點起，一個不小的「神龍擺尾」就蜿蜒成了一個不小的山灣。過去這山灣曾經環抱過多少村舍的炊烟啊！春天，杜鵑花像滿天繁星開遍山坡的時候，它聽過山灣裏多少

男女的戀歌：

「山裏山來灣裏灣，

郎到田中去插秧，

姐在房中繡花線，

繡件花衣裳送給郎。

山裏山來灣裏灣，

姐來望郎不見郎，

無情郎不知姐相思苦，

姐在房中日夜想郎……」

還有秋天，那光景它也難忘的，這山林裏多的是柿子樹，秋深的時候，柿子紅得像火，像
瑪瑙，一個個沉重的掛在枝頭，鄉人們採摘的時候笑臉也是紅的，襯着青布衣裳，天是淡淡

的藍；不時閃過鷹在半空裏摩旋的黑的翅膀……孩子們望着一個一個摘下來圓匾的紅紅的東西，會張着詫異而飢渴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喊着：

「爸，給阿寶一個……」

做爸爸的呢，也彷彿一年中生活的憂鬱和他不相干，平時常常喝醉酒在阿寶身上出氣的人，今番也變得那樣低聲下氣了：

「不要鬧，阿寶，因因乖，爹給阿寶買糖糖……」

也許做爸爸的這樣「親善」，還不能取信孩子的時候，孩子慢慢的會讓眼睛裏起霧，會想到哭；做爸爸的真是個善觀天象的好農夫，看孩子的眼睛陰雲一陣密似一陣的時候，爸爸也會成爲一個十分慷慨的人。

「阿寶！拿一個去，不要哭。」

（想想看：這山灣裏有着怎樣美麗的畫景，和怎樣純樸的人民呵！）

這樣的山灣是荊山灣。荊山灣憑着它茂密的山林，肥沃的田野，在過去養活了多少鄉

民，而今天鄉民們的家被敵人放野火燒了，鄉民們沒有了家，卻不能沒有這山林，山林是他們的生命，他們愛山林比愛生命更甚。今天，爲了保衛這山林，所有的鄉人都聚攏來了，把生命交給了一個嚴肅的工作。

二

黑夜。荆山灣的夜似乎比別的地方更黑；林子裏黑黝黝的，有誰敢作那樣的黑夜裏通過像荆山灣那樣可怕的林間呢？山林裏多的是鳥，一聲兩聲劃破夜空的寂寞，淒厲的叫着，使人疑心這林子裏一定會有幽靈。

幽靈是有的。看，靠隘口不遠的一棵松樹上，一定長着什麼怪物，那麼大一團，沉重的垂在枝頭，是什麼東西呢？在夜空下，它有着貓頭鷹一樣明亮的眼睛，但它現在卻正學着鵲子叫。

「啾——啾，」這是「家裏住。」

不是一種兇猛的野獸或者飛禽，也不是幽靈，「家裏住」是人。但和鶻子有它「啾——啾」的歌一樣，「家裏住」有他自己倔強的歌，只要留心聽，我們會聽出他唱的「倔強的歌」是什麼，從歌裏我們將會知道：「家裏住」雖然年青，但「家裏住」是倔強的。

只要他不高興的時候，他會哼起那隻歌的。聽他怪老劉不派他使輕機關槍，偏派他擔任「把風」，滿肚皮不高興。

「媽的，望風這差使，只要不是瞎眼兒，那個幹不來？偏要派着咱，明明老劉故意跟咱爲難；總有一天，咱會拍拍身子就走，理你老劉老孫，哼……」

（你聽，他又輕輕的哼起倔強的歌來了。）

「此處不留爺，

還有留爺處，

此處不留爺，

爺回家裏住。」

「家裏住」這樣哼呀哼的也難怪他。從華北一直到杭州，他使過多少支機關槍，可是，今番糟啦，自從投誠到游擊隊裏來，一連兩次的襲擊，老劉總派他擔任一些不緊要的差使。管機關槍嗎？沒有他的份。而且，「家裏住」年紀青青的，今年到十月底纔滿整整的十五歲；年青人就最愛出風頭，也最受不下氣。他清清楚楚記得，老劉這一次怎樣支配他們工作，可是，卻彷彿像忘掉了有「家裏住」似的，一直到最後纔提到他的名字。

三

探馬報來的消息：當天下午八時許有日兵兩聯隊由餘杭馳赴杭州增援，晚間十二點鐘左右將通過荊山灣，

這消息像一個雷，所有荊山灣的人們都高興得發狂，老劉狠狠的嚼着煙斗，吩咐探馬再報。

其餘的人，心都癢癢的，巴不得那班送死的鬼子兵早一刻來就早一刻舒服。

吳貴是他們這羣裏最容易冒火的一個，他摸摸手裏的自動步槍，說得多神氣：

「這回看我的，我一定殺他個鷄犬不留。」

王金山人老心不老，向來他不肯讓人佔上風。

「你三歲黃毛頭，中屁用，就只吹得好聽，你看老王……」

荆山灣熱鬧得像蜂窩，「家裏住」蔣青也不饒人：

「咱說老劉，這回機關槍總得由咱來管，你看咱準沒有錯兒。」他拍拍十五歲年青的胸膛。

老劉依舊在一旁嚼着煙管，沒理他。臉孔陰沉沉的，顯然在想心思：

幾分鐘後老劉下令了：

「今天晚上五點鐘造飯，飯後兄弟們分做兩批，一批歸老王帶，就在這山口埋伏；其餘的跟我來，到隘口去。」

輕機關槍由吳貴放，命「家裏住」到隘口去把風。

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只等吃好飯便出發；老王更是滿心得意：「隊長到底是能幹人，他知道三歲黃毛頭中什麼用，有事總不會忘記請我老王……」

不高興的只有「家裏住」。

四

敵人的兵馬像流水一樣過去。「家裏住」在樹上望着心裏慌。怎麼老劉還不出擊呢？他裝着鴿子叫，幾乎已叫啞了喉嚨。

看光景，一聯隊敵人將走完了，剩下來一聯隊又在和 waterfall 一樣過去。老劉的號令槍還是不響。樹梢上叫啞了喉嚨的鴿子又唱起他自己的歌來：「啾——啾。」

號令鎗到底響了。埋伏在隘口的伙伴們的手榴彈一齊照準敵人的馬蹄擲去。

荊州灣鬧穿了。子彈颼颼的飛着，到處是手榴彈洪亮的聲音。敵人的馬倒下來了，人倒下來了，然而，他們是鎮靜的，剛過去的，一聯隊已回師反攻，其餘的也馬上成散兵線疏開，匍

匍行進。

手溜彈啞了。

老劉引導他的伙伴們向出口退去。鬼子兵心多狠，追着，追着，追過了山口，埋伏在山口的伙伴，在心裏發笑。

開始第二個戰鬥。

山口埋伏的輕機關槍響了，「卜卜……」退回去的伙伴們又回過頭來，洪亮的手溜彈，子彈如雨，樹葉蕭蕭的落下來。

鬼子兵一部份退出去了，一部份作着苦鬥；苦鬥是沒有出路的戰鬥啊，在觸近明天的夜之邊緣時，老劉用和手溜彈一樣洪亮的聲音宣佈這一次戰鬥的勝利。

「鬼子死傷在五六十以上，還活捉有俘虜……我們輕傷九個，重傷一個……我們完全勝利。」

老王掛了彩。「家裏住」卻在一旁跳着，哼他的：

「此處不留爺，
爺回家裏住。」

五

俘虜是三個：一個是日本鬼子，另一個還是日本鬼子，第三個是我們可憐的東北同胞。游擊隊們對待俘虜，都是和平的優待的，老劉他們這一羣對於日本鬼子，雖是憤恨，然而到底還是和其他游擊隊一樣，很和平的對待他們，可是鬼子們他們平素對於我們老百姓那種窮兇極惡的威風已消失了，他們都在苦苦的求饒。

對於東北人他們一齊眨着眼睛，心裏充滿着詫異。

「媽的，你一定不是中國人。」

「咱從來不哄人，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嘶啞的聲音，高大的身材，一張忠實的臉子，四十多歲年紀。

他是一個農夫，和荊山灣所有的農夫一樣，他有一個家，靠他的勞力來維持一家的生活，可是，也爲了一個家，太顧慮了家，他迷失了中國人應走的路。

「中國人？你說你怎麼殺自己人？」

「咱從不存心殺一個自己人，沒有鬼子注意的時候，咱的槍是朝天放的，只是鬼子兵總監視得很嚴。」

「你難道不想到連你和你的槍一起投到我們的軍隊裏來不是更好？」

「咱不是不這樣想過，但是，咱沒有膽。咱的家完全在鬼子兵窩裏。咱一個人反了不要緊，咱家裏十個男人可就要一起斷了命根兒。」

聽着這樣的答語，吳貴可火了：「你怎麼把家看得比國家還重？」吳貴他讀過四年小學。

「咱不是不愛國家，衝鋒時咱總跑在最前線。」

「糊塗糊塗，你愛國家還替鬼子兵衝前線殺自己的同胞？」又是吳貴的聲音，他頓着足。

「咱衝在前線是預備殺死咱自己，咱們東北人就最愛國家……」

「殺死你自己？你們東北老真是大獸子。」老劉一會兒又嚼着煙管。

東北老真是大獸子嗎？不。大獸子卻說得頭頭是道：

「咱不是獸子。咱也常常想到投誠，但是家裏十個男人的命根怎麼保？咱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常常衝在前線。讓自己早一點犧牲，來保全家裏人的生命。咱死不要緊，咱家裏人會長大起來的，讓咱們家裏人長大起來和鬼子兵拼命；咱有個最大的兒子今年也已滿十五歲……」

被這樣婉轉的敘述和「偉大」的犧牲精神所感動了，老劉問起這可憐的東北人的身世來。

「你老家在那裏？」

「長春附近的鄉下。」

「姓什麼呢？」

「咱叫蔣老大。」

這一聲答語不要緊，可使「家裏住」吃了斗大一驚。蔣老是他去年出征的父親。那時候家裏情況雖不好，祖父，舅父，三個叔叔，以及他和四個弟弟總還團聚在一塊，但是自從爸被鬼子兵拖走了以後，情況便一天比一天更壞，祖父咳嗽死了，四個肥胖的弟弟也都被鬼子兵拉去，媽和祖母整天整晚哭泣，鬼子兵常常到家裏來……兩個叔叔是在他離家前七天，被鬼子兵拉走的，一個叔叔和舅父偷偷走了，不留一點消息，（天知道他們去到那裏？）再後來，他倒底也被鬼子兵抓了來，揸槍桿兒……

「家裏住」仔細望了一回那可憐的東北俘虜，想從那久經風塵的臉上，搜尋出一些什麼。突然他走上前去了，拉住俘虜那一隻枯槁的手。

「爸，你還記得阿青嗎？」

俘虜被這奇異的稱呼怔了一下。慢慢地移動他無神的眼珠，許多許多時光凝視着「家裏住」，然後也緊緊握住了他的手。迸出一句話：

「孩子，你是……阿青？……怎會忘記你？……怎麼你也來到這地方……」

「正是阿青呢……」

於是「家裏住」開始他滔滔的敘述他告訴他爸家裏剩下來的那個男子怎樣一個個被鬼子兵迫上了戰場，或者走上比戰場更危險的路，他是家裏第十一個男子，也是家裏最後一個男子，鬼子兵沒有因為他是一家裏剩下來最後一個男子而放鬆他，徵集的命令到底使他像一片無主的浮萍飄泊到江南來。他是年青而又倔強，沒有顧慮，而且也用不到顧慮。

（他還應該顧慮什麼？一家十一個男人全出走了，他的家和無數東北人的家一樣，破碎是必然的，誰擊破無數東北人溫暖的家呢，誰驅使着那羣可憐的東北人呢，不要說東北老是大獸子，他們也有一顆復仇的心。）

「爸！你總知道鬼子兵多兇，好多次他們打咱到死去活來……：……此處不留爺，還有留爺處，到底兩個月前，咱反過來了……：……咱不能幫助鬼子殺人，又給鬼子鞭打。你看這些血疤……：……」

血疤一個個是紫黑的，蔣老大的目光停住的在紫黑的血疤上，他感動地哭了：「咱想不到鬼子兵心會那樣狠，咱以為只要咱不反，總可保全一家的人……」他淚珠大顆大顆的落下來，打在「家裏住」臉上，「家裏住」也感動地哭泣了，他沒有唱他倔強的歌。

六

今天，蔣老大也已加入了荊山灣的伙伴們的戰鬪集團。對於蔣老大一家那樣悲慘的遭遇，所有荊山灣的伙伴們並沒有哭泣，哭泣無用。他們只有一致的決心：戰鬪到底！而且，由於這樣事實的證明，今日的中國有多少「爺」沒有了家，有多少「爺」有家也再不能安穩的住下。今日的中國，只有用艱苦的搏鬪換來勝利的明天，因此，不僅荊山灣的伙伴們需要把艱苦的戰鬪繼續，就是全中國，無論那一個小角落也都應該展開並繼續更艱苦的戰鬪……

「——二十八年元旦，北碚。」

政訓員

〔前記〕 紀念我一個重去安徽前線的朋友，我寫下這一個短篇。從前線回來他告訴我：政訓工作不能盡如人意的開展，是由於一部份政訓員矜持自己的身份，一部份士兵對政訓員有歪曲的見解。再去前線時他告訴我：如果此去工作還無從開展，他會乾脆的去當一名補充兵，利用一個兵士的身份，做政訓員嚴肅的工作。這裏我願意告訴人一個歧視政訓員的兵士如何把「歧視」轉變為誠摯的感佩。結局的壯烈也許不免誇張，但祖國的政訓員正在苦難的鬥爭中堅強成長起來，卻是我們不應置疑的事情。

來到我們連部裏來的是一個年青高個子的政訓員。那個高個子到連部裏來的次數顯然要比以前那個胖子政訓員多些，有時候他也愛跟我們說長道短談開天，話題談到年

青的姑娘或者女人時，他總是頂興奮的一個，舉起那條粗壯的臂膊，他說：「我們男子漢不能眼睜睜丟了自己的娘兒們給敵人糟塌，」「我們要回去」鼓着那對冒火的眼睛，有些時候，着實使我們興奮。可是，我們是不會疏忽過去他是一個政訓員，而我們是傳統的討厭政訓員的。

看來，他是一個十足善良的人，但善良的人是往往容易遇到屈辱的。我們漸漸的不像以前尊敬胖子那樣尊敬他了，雖然他的領章仍然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矜嚴的身份。有好些時候我們大膽的用只有我們自己明白的諷刺的言語奚落他。

依照我們團部的規矩，階級差異不同的待遇被明顯的規定着：如果一個排哨的飯食中可以吃到肉，那末分派給團部的伙食是無論如何不會缺乏鷄子鴨子的。可是，他似乎不嗜好豐盛的飯食，有時候他似乎有意跑來和我們一起啃麥餅吃，而我們則往往大家暗地裏約好不要作聲。

一切的不幸逐漸凝聚起來了，那個高個子的年青人，不見得和我們十分合得來，團部

裏的人又瞧不大起他。慢慢的他變得一個人歡喜，孤獨，沉默。

有一天，他來時我們正在擦槍，用那隻飽滿的手掌，撫着閃亮的標尺，他不勝感慨的嘆息：「只要我的瞄準也能和你們一樣準確便好。」這話明明白白是對的，我不是說過一個政訓員的打靶成績無論如何比不過我們，但這些稱許出於一個政訓員口中，我們是不會覺着歡喜的。我們常常懷疑政訓員是有多種面具的人，訓話時是一種面具，閒談時又有另一種面具。

然而，三個月以後我被擢升至營部裏供職，我有機會常常和他接近，機會使我們成了一對親密的朋友，我慢慢的，一天比一天更深的瞭解他，我開始明白他實在是一個最真摯沒有的人。他有一個比他還年青的情人留在戰區裏，一直到現今，沒有出來也沒有半星兒消息，難怪他每次說起娘兒們時總張着冒火的眼睛。

只是，更大的不幸來了。我和他相處得不十分長久又必得疏遠離去。一天，他在我們的營部裏訓話完畢，我們三兩個人伴送他出來，走過某一個瞭望哨時，有一句話清楚的從頭

上掉下來，是我那樣熟悉的一句：

「他媽的，政訓員真不是東西。」也許樹上的弟兄們正剛剛喝過酒，也許正是過度興奮的時候，把談話的聲音說得那樣響亮。如果不幸遇到鬼子兵，那又怎樣說呢？

我們完全清清楚楚聽到這句話，心裏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心想那高個子一準要發怒了，年青人的火氣是難按捺的。可是，誰知道，他沉默着，望着夜空中林梢搖動的葉子，他幽默的告訴我們：

「慶幸我們的瞭望哨有這樣嘹亮的聲音。」

對於這樣過度的容忍我們是不能容忍的，他聲音裏似乎一點不覺着恥辱。雖則我曾經是做過一個小士兵來的，但有着那樣的朋友，總覺得損傷了自己的尊嚴，漸漸的我們離開他了，我很少到他案上再去翻閱時事問題討論大綱了。他不是不明白的，一個人他變得更加嗜好沉默起來，後來聽說他鬧着要辭職。

一個多月以後，他的辭職請求好容易獲得了批准。臨行的前一天，我們爲他設了一個

後記

把這本小小的集子編完以後，我想說一點話：所有這些事實，應該用血來寫，用眼淚來寫，而我是非常遺憾的，我究竟還只能用墨來寫了這些。

如今是使墨寫的變成鉛字，多少次我反問自己：有沒有這必要呢？

不能夠說沒有必要啊，多少人爲了戰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那是可憐的作爲我們的敵國的兵士。多少人又爲了保衛自己的生命，保衛國家的生命而來從事戰爭，可敬愛的祖國抗戰的勇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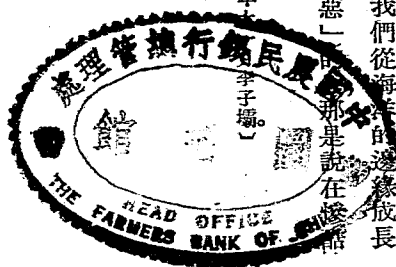
而這之間，戰爭和燬滅之間，有人正在狂歡，有人正在恣情的笑，難道我還能沈默嗎？自然，這樣說來，也許把這本小冊子未免給了誇張的估價，那不是我原來的心願。我只

想告訴人，我在執筆寫這些悲劇的發展時，我的小小的心常常因為這些悲劇的折磨而感動到常常擱筆。因為這都是真的放在我們面前的悲劇。

另外，我還想聲明一點，「第三百零三個」裏所提到的「皇軍慰勞所」決不是所謂文明的「宣撫班」。但過去卻有一些人那樣誤會過。

「海水的厭惡」曾被香港大公報選入文藝叢刊日本清算內，并蒙王愛平先生譯成世界語，載遠東使者。而我，我只希望我們這年青的一代不要忘記我們從海峽的邊緣成長，我們祖國的生命線就在海洋。希望我們能做一個不被「海水厭惡」的中國人。那是說在海峽的戰鬪中要有最大的「勇敢」來迎接勝利！

布德（二十八年）





鄭伯奇先生主編

第一輯

亂世男女	自衛隊	火車集	黑暗的笑聲	包得行	他死在第二次	風陵渡	第三百零三個	我們十四個
------	-----	-----	-------	-----	--------	-----	--------	-------

三幕喜劇	即民族光榮	四幕劇	四幕劇	四幕劇	詩集	短篇創作	短篇創作	日記
------	-------	-----	-----	-----	----	------	------	----

陳白塵著	宋之的著	老舍著	章泯著	洪深著	艾蕪著	端木蕻良著	布德著	白朗著
實價七角	實價九角	實價九角	六角五分	實價九角	實價四角	實價九角	五角五分	實價九角

各地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第三百零三個（短篇創作）

著 作 人 布 德

主 編 人 鄭 伯 奇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溫州·上海·香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A）

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實 價 每冊一角

（外埠另加郵寄費）

每庫輯冊全裝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國元運
文一十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業經重慶市圖書雜誌審委會發給六三五號審查證

鄭伯奇主編

40
每月文庫：一輯之八

82

402224

(3)

C
6.7

2